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十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黃嵩齡

剡源文集卷十二

元　戴表元　撰

序

陳公輔字序

天下之器可以遠行者莫如車居而能制人者莫如弓然弓非矯之強莫得以成其堅徒車而無所翼亦不能重載故古之君子擇義而名之取於弓之矯之之強以為弼取於車之翼之之重以為輔自其孩童知父兄師

友之教也一噫噦唯俞罄折不敢自用也而必顧於禮其聞之於昭昭也若有官府書之其為之於冥冥也若有鬼神臨之凡所以矯之而强其内也自其達於政而可仕也求之山川風土國俗以廣其識質之簡書詞令才藝以弘其業責之封疆兵革要約以信其節凡所以翼之而重其外也内强則不至於失身外重則不至於失人大丈夫所為平居俯仰無愧臨事從容有餘者用此道也今之君子方其自為也既不過以逐人待其身

及其待人亦僅僅相與為途人無怪也宛陵陳君名弼字公輔問其說於余余為畧考書名之義而遂及於弓車之用昔工尹商陽以弓射人而知禮君子善之王良恥為嬖奚御而見稱於孟氏公輔徃而務其矯之於内者愼其載之於外者其於義也思過半矣

陳養直字序

學者陳生名規嶄於人之意其圓也其族昆字之以養直曰規弓材也弓材直養直疑之以問於余余曰何傷

乎古之言規者曰官師相規曰沔水規宣王人未有已不直而能規人者也故規也者以己之直直人之不直者也仲尼崎嶇以行道而長沮桀溺非之以矯規者也西都之季篡勢已成谷永貢禹譊譊於亂朝昏主之間以容其身以詐規者也鬻拳洩冶不勝區區之諒訐君以干禍以隘規者也范蔚宗柳子厚才高氣峭欲伸一二而喪其千百以亂規者也故己直而規人則其規行己不直而規人則其規毀若伊尹規太甲孟子規齊王

汲黯規公孫弘韓退之規陽城規之善者也養直美資識嚴檢操是能顧其名矣是能直矣余得廣其材說於弓材之外以竪生之養大德丁酉歲後十二月朔日戴表元序

陳同與其弟周字序

人雖甚賢所以待人者必有不能使之同人雖甚不肖所以謀己者必無不欲使之周余自涉事以來至於今有見於斯理熟矣誠有一人焉能愜容博施於其躬之

饑渴寒暑安危苦樂舉不暇予自為而必使惠足以及人功足以善俗則天未嘗不與之名位禄壽而昌其子孫之脩故堯舜之憂勤而不私也以朱均之不肖而猶百世不乏其祀禹之水功契之教績稷之農勞而配天皆數百年孔孟之皇皇明道無一丘之埶以資其身而衮冕蒸嘗至今為萬世師門恩里蔭他姓莫敢望焉此豈區區褊心狹量之所能知哉潁川陳文忠公家禮法為宋大夫第一化其德者國稱忠臣家稱良子有遠孫

羅田尹見其二季同周於余而曰願賜之字而因以教之余與之交信乎其為仁賢忠厚之澤也謹為字同曰孟恢字周曰仲博而推明之以人情天道之說庶幾休風慶譽勿替引之以期於永久莫墜云大德丁酉十二月朔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 字三友序

五行之近民用莫如火彼木金水土皆出於自然惟火也人為之雖人為之而亦出於自然古之人當其時也

則然新火而後始飲食火之不新蓋自五季以降不以為怪矣學者安於舊弊而不聞先王之法此其一也字舒然以新之易之象曰風雷益吾嘗觀於風其順於物而動者皆益也其不順於物而動皆損也惟雷亦然是風雷之於物有二道也君子觀其順之道而從之則為遷善觀其不順之道而違之則為改過然善與過豈有能自知哉吾若求益也而入於損吾若求損也而入於益在擇之而已矣字董益之以擇善天下無有生而貴

者也自古之聖賢舜禹伊吕皆起於隴畝耕漁之流當其窮時未有不以所事在位而貴者也孔子之法曰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曰彼趙孟之貴非貴也我仁義之貴良貴也斯言也是孟子出之是也非孟子而言之則渉於傲安有傲而猶得有貴於已者乎雖然若孟子之道則不可以不守也字吳良貴以守道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儒者陳景惠氏自其嚴君積德攻文以良聞於鄉里鄉

里同業輩行若後進生往往持所售名薦書齒仕籍獨
齟齬不偶而天昌其家景惠遂有丈夫子七人皆明嚴
整飭良種幾未墜云一日以名字請余余為貳名繫之
於良而各為字以訓之曰汝良合合莫雜於羣玉羣石
而潤於石蘭羣卉而潤於卉其類不可遠其自處不可
不嚴也字良合以孟嚴曰汝良會事當其時之可謂之
會然知時之可而不知理之可則入於悔暴虎馮河有
不顧而為之者彼其心一時亦以為可也字良會以仲

理曰汝良全人之受身於父母耳目四體之與其心俱不可妄也耳全於聰故不妄聽目全於明故不妄視手足與心各全其職故不妄為字良全以叔受曰汝良俞古之君子重然諾然者然人之言諾者諾己之許而其最著於經傳曰唯曰俞唯者惟於己而有所悟俞者喻於心而有所感今之君子意然而言色然而許而望其能自信信人無有也字良俞以季信曰汝良僉自大聖賢不敢以胸臆明智自用每見一謀必博盡於衆言之

僉同而後出之窮閻白屋之士横經以待問懐珍以求聘而曰我能為人決大疑發大政吾知其必有以得此也字良僉以季博曰汝良介柳下恵之居魯謂之和可也徐邈之居魏謂之通可也他日君子考具本末之實而以介歸之字良介以季實曰汝良企白圭企禹而不至於禹燕噲子之企尭舜而不至於尭舜豈獨不至去之益遠惟七十子企仲尼雖不能至而去之不遠則學與不學之分也字良企以季學訓畢七丈夫子者請書

於櫝因書以遺之

陳氏三子字序

剡士陳子得名其三子曰模楷格而請字於余余曰是三名者其義一也傳曰膏粱難正夫子弟之難正豈獨膏粱哉余頻年浮沉客徒所交遊大家子不一有見狗馬聲色而悅有見貨玉章綬而悅有見宮室輿御而悅號稱賢者不過見吳書吳服古器玩而悅無有恂恂然謙顏愿辭而能行儒生學士之事者越來山中氣象樸

野前數者之疑幸且不接於目而謬用其心者猶不少也陳氏之子耽儒而好禮是能正矣模也者正之始也字模曰伯正木無楷不能器人無學不能材舜楷堯禹楷舜七十子楷仲尼古之人皆然字楷曰仲學學欲博博則不能皆正學欲約約則不能必正於此有道且學而且格之格也者所以一於心也字格曰叔一三子盡往而各思其義也哉雖然居是家而無以正其子弟非良父兄也居是鄉而無以正人之子弟非良士也余與

子得亦盍交自勉焉

趙氏二子字序

仲尼於春秋諸國非主齊則主晉成季之在晉猶夷吾之在齊也然仲尼以功許夷吾言不及成季何也夷吾之功及天下成季之功止於其國他日謂齊桓公正晉文公譎亦猶是也由求子貢之才過曾點遠甚舍瑟言志悠然累十言適契聖人之懷亟稱與之至終身所成就竟亦何敢望由求子貢故以成季之志而能擴之以

弘毅魯點之志而能斂之以平實則為全才盛德無復遺憾是皆不可以無學也上饒趙氏以丈夫子長勲字伯成次點字仲與請為訓辭書此遺之

曹氏四子字序

易之道無不亨者也易為憂患作而能無不亨何也易有亨不亨而易之道無不亨也今夫人有生而見與於天者天亨之有生而見與於人者人亨之夫我之道欲亨而天與人交亨之豈非我之大願至於道不可期而

天與人或不見與則如之何若是者我必自亨之故命之有亨有不亨在天在人而道之無不亨者在我太卯曹君士開取易名其四丈夫子皆以亨且既皆有字而質其義於余余前四子者而諗之曰來震亨字子以德修震於易為長子為動為懼為長子重任也動而懼危道也任重而危人何賴焉古之人於此不恃無懼而恃巳之有德周公之東山也而赤舄几几仲尼之陳蔡也而調琴自如修德故也來賁亨字子以文剛賁之體中

柔外剛而飾以文夫苟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君子何貴焉彖易者戒之若使之以柔文剛不若主柔而文之以剛於是體不撓於內飾不虛於外而文以成來謙亨字子以光益天道之不可過莫若謙謙也者欲人損有餘而益不足王公損驕吝故能以富貴光其家士君子損狷嫉故能以貧賤光其身來復亨字子以善初人之初無有不善雷靜而伏於地中其氣氲氲然及動而震驚擊搏物有病之者矣性之於情猶是也故曰為善者務

要求復其初曹氏之四丈夫者為人子者也為人兄若弟者也今而為人子者他日為人父者也為人子若弟者他日為人臣之道也為人兄若父者他日為人師為人長之道也四丈夫者處其義則思慎其躬慎其躬則思稱其名稱其名則思亨其道乎哉

唐氏十子字序

相臺唐氏一門十男子其鄉大夫紫山胡公命之皆名居字元若曰元善也人之居不同而同歸於為善云爾

余考傳紀元非徒為善而已也葢於事之序為初物之數為一而人之體為首若是乎具尊而孰能踰之令試驗之於君之鄉羣然朝而同遊暮而同休者孰非吾等夷儕輩也而有一人焉能修飾顧籍為善人君子之事則衆必交相推異恥其身若不敢與齒何也彼為善則我亦莫能踰之也為善於一鄉一鄉尊之莫能踰為善於一國一國尊之莫能踰為善於天下天下尊之莫能踰為善於千萬世千萬世尊之莫能踰亦猶是也雖然

彼為善者非徒曰能善其名字而尊也而為善者無有不得善其名字是道也雖文王周公不廢豈惟文王周公古之人其子之最貴稱元子卜用元龜筮用元曰員用元士冠用元服凡物之可以願其善者無不用也天下之民族亦無別生分類若垂禹臯陶伯益之倫僅始得稱才子而稷契朱虎熊羆八人遂目之為八元嗟乎唐氏之子亦務尊其名字而使人無以踰之哉按十子海鹽使君者五曰居仁字元壽曰居吉字元太曰居敬

字元讓曰居約字元博曰居禮字元修提舶君者二曰居安字元静曰居謙字元益南城令君者三曰居簡字元可曰居信字元諒曰居貞字元實三君者方以才名器業顯揚於時余既諗而嘉之其徃而益厚基構綿禮遜隆賔遊使此十元者虛心而强學顧名而思義居則不失俱為良子弟出則相望俱為名卿賢大夫他日國史書之儒林譜之三河衣冠世家遂將推唐氏為稱首不亦可乎余於紫山公之言非敢益也直行其遺餘焉

耳

凌氏二子字序

安吉二凌長愈次懋其父官宣城時招余館中所教學徒也既有字之彦道彦德而未加之以訓辭及是乃來請於余而告之曰噫爾愈爾嵬嵬昂昂欲為韓者耶為韓有四難起孤窮得官遇當盡言不懷禄當盡節不畏死勇難無師資之素遺言絶學徑詣聖處敏難知順逆謂叛鎮為必不可宥明同異謂外教為必不可殺介難

與人交無怨仇而平生所受恩必酬厚難是四難者在同時同輩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韓子全之是非有見於道不爾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韓遠矣噫爾懋爾天下之物無不求而至天下之業無不為而成故富貴貧賤所以朝暮焦勞其筋力不同而同志於得然而不能皆得也惟德之在人其為物甚良業甚精其得之甚不難而人未有求而為焉此不懋之過也今夫仁始於不忍欺孩童及其懋之也至於為堯舜之博濟義始於恥穿窬

及其懋之也至於可以為夷齊之讓國今騤焉語汝以堯舜夷齊之事歉然誠有所未暇而不忍欺孩童與夫見穿窬而恥者人人之所可能也夫道務於為韓之勇敏介厚而不専於文德務於人人之能為而可以至堯舜夷齊之仁義人之欲納忠於二子者寧復有加於此乎二子顧其名若字而無負余之言哉

朱使君七子字序

廣信朱使君以德世其家有大丈夫子七人既皆取德

為名繫之以曰懋曰輝曰容曰成曰潤曰明曰覺且既
皆以伯仲叔季得字曰昭曰剛曰大曰振曰温曰俊曰
裕而未加之訓辭容刻源戴表元乃為考據名義本使
君之意為詞以序之山木之修然其既成材也人知之
其寒暑之所望日夜之所息不得而窺之伯昭昭其懋
乎哉日行乎中天人日日見之而日日其輝如新豈非
以剛故耶人之輝其德亦然剛純者明極剛雜者明微
最下無剛慼矣仲剛剛其輝乎哉海容濆濆容湖湖容

谷故大賢容小賢大才容小才德之優劣於容之多寡稽之叔大大其容乎哉物之成實風振之音之成樂磬振之拜成禮曰振動之拜師成列曰振旅之師德之成尤不可以不振也叔振振其成乎哉玉在石中其德溫溫而山不枯君子取象焉溫乎其性以潤身溫乎其文以潤國溫乎其政以潤物溫為質潤為華也叔溫溫其潤乎哉毒莫憯於察淵魚智莫窮於數眉睫明於大者小固有所遺也故書稱克明俊德俊之為言大也叔俊

俊其明乎哉土寛者裕於耕資寛者裕於商才寛者裕於行德寛者裕於藏季裕裕其寛乎哉序既七丈夫子者肅然而興聳然而思請書其詞於册以蚤夜觀省無違義方云

張訓之字序

襄國張氏子嚴既受其名於親不敢一日忘也而字莫能定其友王成父欲字以訓之若曰嚴其親之訓云爾而不遠數千里來諗於予予曰可哉按訓之為言古箋

傳家皆釋為順順以行美美以立順其為人也殆庶幾
乎姑以人事切近言之目不敢睇非道之色耳不敢聽
非禮之言足至於不敢履閾手至於不敢下帶此一身
之嚴也父坐而子立兄行而弟隨夫語而婦諾此一家
之嚴也推而至於嚴交際則行必執贄見必修容坐必
正席語必儼顏又推而嚴於官學則辨必援經取必顧
義諫必守禮刑必據律嚴於祭也必齋嚴於戰也必誓
嚴於婚嫁也必媒必幣嚴於聘享也必賓必介凡此皆

所以為嚴之目也行之既久執之彌熟則血氣和平而災害不生儀情純習而悔辱自寡天下之言順亦無以加此矣成父歸語訓之毋多談西北自古多奇男子之鄉有堯之遺風焉迨於近世如宋廣平元魯山猶磊落令人歆重訓之顧其名若字而就有道者正之哉大德八年九月朔旦

道上人字逢源序

事之發必有原故地之高平曰原物之可復言之可述

情之可矜亦皆曰原取其動之善而不失其初也學者之於道亦然人之生天莫不與之以口目耳鼻百骸四體之屬曰身主其身有知覺而能動者曰心心之動之初其原皆係於仁義曰性動而不失其初之原耳不能使越仁義而聽自不能使越仁義而視口鼻手足百為皆不能使越仁義而動以至達於事物發於禮樂刑政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别而散於陰陽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運曰道道之所以不可一日離於

事物人之區區之身所以能參天地變化而為三才葢以此耳故學道者貴於逢原逢之如何逢之仁義而已矣人之心初動於仁義之原能擇之精守之堅勉強而皆逢者則為大賢君子逢之自然不待勉強者為堯舜力不能為惡時一逢之而不能精擇堅守為中才愿人強者隅於血氣弱者陷於嗜慾昏冥終身不能一逢為下愚不肖為桀紂為禽獸無足數矣斯說也由孟子以來不廢而為佛氏者曰性不可失其初是也若心則惟

恐不滅葢南湖道上人之字曰逢源余嘗與之言其義

而疑之上人曰令吾教行將人人不失其性不起其心

不私其身將舉國而為善人雖官府可以不設而君何

疑乎嗟夫上人為上人之學鶵居龜引於山林間以其

説身行之清齋寡求屏絶世故何患不得為善而吾之

云云則稻梁藥石衣冠琴瑟可以通行四方公傳百世

而無厭者也且道無二原子不可以為余之逢使我而

慕上人之逢亦勞矣而上人沖虛秀朗内練精苦於諸

問學併通轉注然能將之以靜絶無絲毫浮佻險詐之氣雖不焉紳約屨吾知其深於逢矣故詳為之言以導其名若字導之猶有所未喻也則還心難冀矣上人他日數稱太章其學與上人遠甚亦以示之何如

陸元章字序

物之麗乎文者皆曰章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其在水清濁錯而成文曰漳水在玉器合而有文曰璋玉在木理合而有文曰樟木其在人為士而有文曰文章首有文

曰章甫之冠身有文曰章服然皆以文其外夫為文而外之不止將令人輕學而文亦有時而渝虎豹之炳然其存也人畏其威其獲之也猶愛其皮君子之為文章者取之然使非虎豹而生蒙其皮則不若是畏愛之矣故君子貴質質也者所以出其文章者也甫里陸氏世賢而材余姻家少年子名元章請字余為字曰士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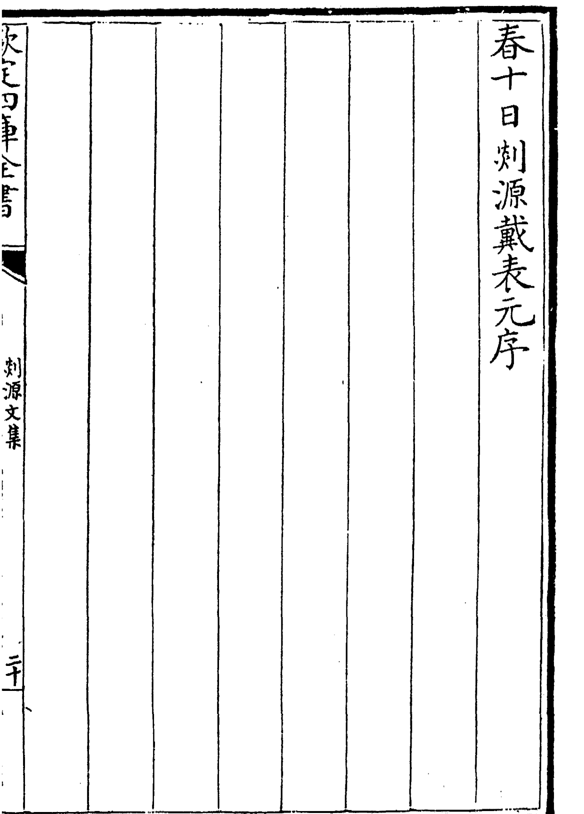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寢食與其家之指揮洒掃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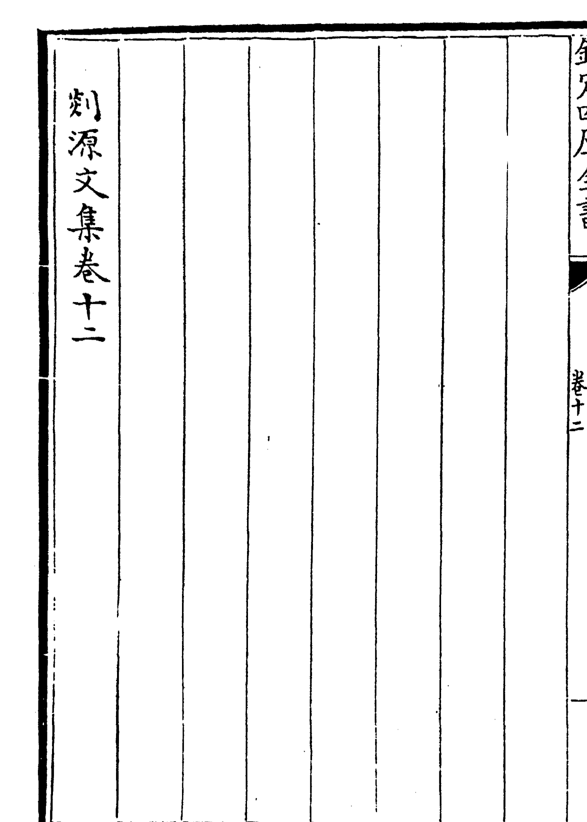
而大之為官吏而受人之民人為師儒而受人之子弟無非事也人自幼少强壯而至於老日日而學之凡以求無愧其事而已未有當曰我不能而姑止者也而今之君子率習為之辭曰我學治其身治其家猶未之能也而安能治人此說行故賢者得成其謙而不肖者亦以容其偽及乎人不得已而取之則譏者退處偽者售焉此甚非君子之通法也葢往者銓格以科第髙者為郡博士吾鄉之先生長者史文惠袁正獻沈端憲之徒

於格當得者皆辭遜不受而寧求他官他官之難不優
於郡博士而為之者以為皆以不能而不為則勢所不
可故隨其資就其力且為而且學之耳余年未三十以
新進士謁天官於格亦當得郡博士而不敢辭避不就
當是時家有老人須祿以養余性尤不通吏事勉强文
墨議論間且為而且學之亦先生長者意耳邇來又二
十年居閒散放無絲髮進益時時回思前事令人面熱
汗下今袁君伯長與余同郡同業懷麗澤之惵當行已

久而不肯決曰為長於麗澤師儒也其任異時與郡博士正等而東萊公之闕里也吾趍趄焉余曰固也然吾伯長當學為其事而求無愧者也謙而非偽也東萊公之學又史袁沈諸公之所同者也必不可已則當且為而又且學之者也伯長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資高文章妙博聞廣記尤精於史學近復貫穿經術他如琴書醫藥諸藝深得其理婺多君子至必皆愿從之遊者余故人王及翁御史無恙其介紹而請焉元貞乙未



春十日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文集卷十二

剡源文集卷十三

元　戴表元　撰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具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具材與學不

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時其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為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為不仕而為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為仕者皆為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為良民今之君子其

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静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吾黨屠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為令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豪華而闤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謡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之以官翺翔而不就逌於今玆又板之為婺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静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然余於

存博猶有欲言焉葢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為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人知其可羡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角而嗟釋鋤而起他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為儒則其處也唾壺而麈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

及至於在家庭為子弟僕役在道途為少賤負戴在庠序為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責愈難也均已仕也仕而為人師長之當勞較於為官吏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為官吏者治人以政為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夫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所憂輕於人令之勞也猶有逸於古其有泰然於心者哉存博行矣異時發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所謂師良而法

備者也今猶有為東萊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問而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古者學無官學之有官蓋以居其人而絃歌舞蹈揖遜聚習於其中亦或以兼他用如養老習射獻馘聽訟之類非若後世置師弟子專以教學為也置師弟子而專教學者古有之矣則必取之於高年退宦窮鄉素望又非若後世以銓格調官名一人為師而其餘皆如弟子

者也夫以銓格調官得古人不能必之名行古人不可
尊之教問其年不必尊也攷其仕非必舊也索之一旦
而推而位之衆人之上決疑請益者四面而至此非才
可以備三代之司徒宗伯卿大夫學可以配先漢之齊
魯明經師其誰堪之而三代司徒宗伯卿大夫之才齊
魯明經師之學不常有於天下後世有郡必有學學必
有師則取之於何而給於是選者始不詳而教者亦不
暇皆善江南科舉盛時葢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

能詞賦為稱職古之師儒教人之法非止於通經義能詞賦而已也顧其踈密淺深之有所據依猶足以為無法之法通都大府千萬人之聚據高坐者一語不酬則羣喙咻焉至於刮席坐針悸然不容其身而後已嗚呼難哉毗陵為浙中文獻之國游儒寄士冠摩轂擊居學官者以為尤難大德庚子春錢塘白廷玉以公府高選得之江南之縉紳韋布識與不識不謀而同聲曰此固才學可以為師儒稱職而無愧者也此固取之高年素

望可以四面決疑請益者也銓格而皆若人其何不可

之有因相率作為詩文以餞其往而尋復徵贈於余余

不得辭抑余私有欲賛於廷玉者廷玉本余同里舒文

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齡以孤稚隨母寄養於白

及令成立自當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例請為白氏置

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縁人情不忘本之義夫為師

儒將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為則法不信知其為禮而

有不書於黨鄉故舊則言不忠然則以廷玉之可為言

而余盡言之葢亦人情之當然而非私也遂不敢呫囁而攄諸題篇之末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為之愈難知其愈難而畏之不為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為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必有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人未嘗一日棄也寒而欲授之衣饑而欲授之食危而欲之安昏而欲之明則當其時必生其人以須之故賢能之人

未嘗一日絶於世而其人有用有不用也於是為大官者不幸而非出於天之所須則往往不稱之患深而責之者苛其小者才可稱一官則事止於一官非天下衆論之所咻也然而猶憚以為難者謂精神膂力必足以檢校應接心思智計必足以周匝運掉而已耳無他望也惟夫州教授者責尤輕而事尤簡世之所共目以為冗慢而不急若可以浮沉寄歲月於其間大德庚子秋盛元仁以純儒茂老清才篤學拜吉水學官之命俟人

趣行於途姻黨載餞於郊見之幾有蹙縮不安之色問之曰若吾者其敢自謂無愧於教授一州乎哉自吾之能言而受教於父兄自吾之能誦而受教於師友舉吾族里州國一善一能之加於我者皆我所受教而懼其不足也自今以往其將以教我者而授諸一州之人矣則一州之人皆不我若也吾安得不愧且懼乎哉且今天下內外百司之官皆不可謂無職而教授之職專以道他日化行俗美則吾職舉州諸生子弟有一悖理而

隳業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敢自謂之有道乎哉余聞其言為之面汗内熱葢其官也余之疇昔亦嘗容易為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之居其官如余之不思而為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皆不思而元仁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為也而獨能思之余知元仁之職易稱而居之真無愧矣吉水異時於廬陵尤為佳邑衣冠文學猶有與嘗從游而存者乎為我物色而以元仁之說叩焉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吾鄉奉化經學淵源可考者起樓先生文叔文叔與慈溪杜先生醇一時俱為鄞令王荊公所尊禮文叔終慶歷中其門人弟子散布東南而私淑於奉化者趙教授范民舒文靖公元質荊公為政以經義設科取士奉化去開封遠文叔之徒多不屑仕至渡江久之乃稍稍有以經進而毛氏詩最盛每試與江浙閩湘之士羣造於禮部若辟雍習詩者望其風不敢與奉化齒主司第甲

乙或至榜中連題奉化五七輩然後及他州公論莫不以為當然數十年間名字膾炙藉藉於諸人之口李秘書景平楊博士獻子黄知郡義甫杜常平叔範其尤著也四者之中李楊黄嘗立朝位望相埒而叔範官若不逮然獨有才子弟其名裕字子問者才尤奇奉化後來言詩遂推子問稱首又以為諸老先生之澤於此未絶而天之酬杜氏者庶其在是無幾何科舉罷三百篇之策學者黜為空言邑中故家雖衣冠强盛如李楊黄者

亦皆逋播蕩析子問不得已攜其耿耿者去而之西會尊官貴客適知其名左館右穀既而為之薦進於當途假之文學掾之階而强之仕於是子問老矣曰我無愿於仕也而不能無愿於禄俛首東袵忘數千里江楚之勞而赴焉人或以為子問喜余曰是未足為子問喜也余鄉人之所期子問於杜氏與諸老先生之澤殆不止於是也雖然子問之年非甚髙而衰也人之於子問其知之亦非曰止於是也然則子問之於杜氏之於鄉之

諸老先生之澤猶可期也於其行遂酌酒以壯之而文余言摭而書之以為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儒者杜孟傳其先蜀人劉氏也於前溪先生巨濟為八世祖巨濟之孫為文節公德修西南學者因而尊稱之為後溪先生者也其家世文學風操余知之稔矣巳亥庚子歲俱去鄉關僑處於杭一日來告余别曰吾以貧故不能忘尺寸之禄然得一山塾齊甚恐無以給吾孥

而幸前溪公之蹟在焉葢括山之石門洞東距永嘉相犬牙三百里耳其初巖壁險峭草樹蒙密人無知其名字者往往不過為山䟽木客之所棲託宋景平中謝康樂守永嘉尋幽得之始漸漸以詩傳於人至梁天監有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歷有侍御史丘丹州刺史裴士淹繼至皆有詩唐末洞廢宋皇祐改元蜀李堯俞守括洞始復復五十年當紹聖三年而前溪公守括有監州杜頴行縣過其地覺有興戒從徒持斧斫道見之寫圖

歸以相詫前溪公驚愜即飭吏新葺之時米元章守漣
平生兄弟交也馳報屬書具所為石門洞文於是林泉
雲物雄詞麗藻相為光輝而洞遂為東吳形勝第一前
溪公去洞又廢廢二百年又稍復洞旁官為創塾而不
肖孫承人之乏實始幸得瞻餘風拜遺澤雖藜羹糗飯
猶將甘之余聞其言為孟傳喜益賛孟傳亟往令人禮
法家常輕詞章厭遊覽是自有說顧如石門者非遇康
樂以來數公若君家先大父發明之而使稀奇詭傑之

觀蔵於荆榛狐兎棄於樵蘓鬼物良可痛惜孟傳官雖卑禄雖窶視先大夫身為二千石徒想像縑素間不得親往而謁卭李杜諸賢雖得親往然亦有官府不能久豈若孟傳三嵗居游其中朝暮仰窺巖林俯聽鳴泉之為樂哉孟傳行矣他無以為言矣所知襄陽孟侯年方富清而能詩今適為其州焉其又將為石門動心乎

送高虎臣序

古之學者必始於鄉七雄以來始有遊學然漂流至漢

而濟南伏生廣川仲舒之倫皆以居里著其名行示有本也宣為名州又江南部使者治所簡書之宗衣冠之業舟車之衝職庠校者恒多勞而少譽非望實兼茂疇敢居焉南陵髙君虎臣醇資清裁隆齒俊業魁然為桑梓稱首遂奉省符來正本學為之三期佩衿歸良寮寀推平官府稱賢由是道也豈惟行於鄉雖達之天下其誰曰不宜君子以是知髙君之學成而將仕也滿秩之日驩謡騰興裒編載缺冠以序引元貞丙申十月望前

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趙生遊吳序

邑有儁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檇孫生於燕娛長於艱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遊之樂也惟家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惟長者賜之言詞以先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有陸海鹽絺稻魚鰕冶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荆越姬太伯之所逃夫差項籍劉濞孫權之所用也然而有言偃公

子札之化故其人多聞而善讓有朱買臣機雲兄弟之馳騁故其人好詞章而長説謌有范蠡張季鷹之慷慨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留心其山有虎丘靈巖之嵬富峭刻其浸有松江震澤之彌綿浩滉烟雲魚鳥池臺苑籞漁帆歌酒之玩日充於前故其居者撫資內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公侯其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跬步轉易拱手而居千金昔余之少也嘗壽父之年則嘗遊之矣其君子者余嘗親之其故實猶可徵也其野

人者余嘗接之其質樸猶可治也迨再遊之不如昔矣迨三遊之又不如再之見矣今夀父之遊其得如余三遊之所見者乎雖然夀父之遊不可已也夀父不可已則有一焉古人之遊必擇國既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夀父其既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夀父至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夀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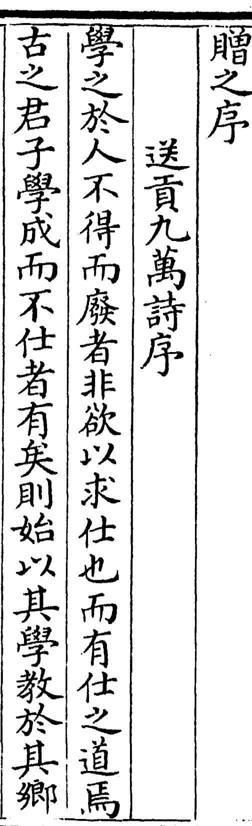
不足為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槖滿欲而歸則復以報我

送賈敏求序

士大夫學成於家行孚於鄉而不得食一命之禄以酬其勞而至於子孫三四世停涵欝勃則往往有清疎秀謹之氣外發而難遏君子以是占為將興之祥若吾賈君敏求是已敏求之先髙大父府君為婺州鄉先生婺之為州有蘇頼濵詞章之俗其人喜清言而知理道有

呂東萊淵源之化其人務學而敦本風流薰滋鍾於賈
門府君既恬於勢名即退而考槃一邱誅茅澗岡之上
蒔花種木終為壽藏學徒致築埸之慕鄉人修祠社之
敬至今蔚蔚芊芊雲滃霧積甥孫中外重裀列騎時節
拜掃以為金華之闕里焉敏求汲汲於既穫食果於愈
熟奮其妙手一出而遊東諸侯諸侯嘉其才再出而來
為吾州學正吾州之士師其賢余與之遊三年見其嗜
善如飲食之於正味雖日習之而不厭也惡不善如行

路之於臭穢雖人不可違而必避之也嗚呼豈非世家習禮問學之所成也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釋之者曰其人君子矣不幸易世而非君子也者其澤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幸而易世非小人也者其澤猶五世而後斬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雖百世不斬可也敏求行矣可以仕矣天之厚於賈氏久矣先君子之積至於敏求而亦可以發矣故於其行也與之飲酒與之歌詩而復



贈之序

送貢九萬詩序

學之於人不得而廢者非欲以求仕也而有仕之道焉古之君子學成而不仕者有矣則始以其學教於其鄉故仕有可能而以其學教於其鄉者不可能也後之君子則不然曰吾寧不暇學而不可不仕嗚呼是不亦重其易而輕其難耶宣學他時為江南儒府凡綴教職於其間非才望高美誰敢居之而貢君九萬蔚然以鄉閭

之英板授而來為本學正三年終更士論稱善君子嘉其能學而望其仕也咸為歌詩以褒勉之而屬筆於前進士剡源戴表元俾題編什之首云元貞乙未歲秋八月望日序

送孔明遠序

余兒時聞孔聖子孫有避靖康之亂而南者寓家於衢四世而樞密公由太學發身位至兩府余生於單寒長於乖蹇欲修好於其門莫之能也已而其子明遠以公

府髙選被符而來為明學正始得扳縁事分遇托意氣締交游之誼焉葢為明逺者居三難而備四有余於是乆而益嘉之明逺承聖人之宗欲守其法一難也為人師二難也少而孤三難也然明逺嚴於自修有泗侯持躬之愿精强嗜學有叢子纂言之勤當公能讓有嶺南辭禄之潔見義力爭有寍州誅妖之勇以此四有而行三難宜乎誦絃洋洋冠裳鏘鏘舒英乎聖林發名乎儒堂為家之祥為國之光者矣三年教成懐牒北上凡我

同業聲為歌詩而謂余也厚於明逺且嘗從事於卜商衛宏之學屬以為序

送唐君儒序

杭學為東南望其來久矣士之自四方萬里至者遊多於居又多尊官貴僚博士朝暮將迎奔走僅韋不失事故嘗不暇數數與諸生接而委責於其正正之為職其任重且難無疑前是典選者於學正闕輒停筆不敢輕注必擇學識才行卓然有稱於時而為士論所壓服者

然後授之大德己亥秋檇李唐君君儒秩且滿杭士賢其為人而重其去羣謚於剡源戴表元曰唐君學醇行良材通識清自其父兄家勢之所振激里巷場屋之所推擇則固已當濯纓青雲之淵飛居積星之林年運而邁方由諸侯賓掾佐屬計日積勞進名於天府此杭學之遇而唐君以為淹也凡我同志既各為詠歌道所以殷勤戀慕之意而子為序發之何如表元不得辭因為之序

送王子慶序

宇宙間清華奇秀之氣發於祥瑞者為醴泉慶雲珍禽異卉珠玕寶玉之屬而在人也為文章才藝殆未嘗一日闕於世使一日可闕則天地之氣有時息矣然自常情窺之頗若無預於治道而自古秀人才士制作精能之極必待禮樂太平全盛之日而其事始備吾觀漢魏以後書學始興逮於六朝士大夫往往能書如是數百年至唐貞觀開元中干戈弭寧諸所以黼藻緣飾之具

次第施設而歐虞褚陸閻鄭王曹等輩鱗比櫛擁皆極一時之選此雖人事亦天運有所啓而然與自是浮沉顯晦又數百年而得宋之慶歷元祐風聲氣韻大畧與唐人無甚相愧而君謨才翁子瞻魯直與可元章伯時諸公清才峻節雄詞盛德照耀掩映有出於觚翰縑楮之外則又非偶然而然也元興運化敷功比擬唐宋於以開明堂總章之觀輯康衢皇極之誦陳器車銀甕之貢展天球河圖之瑞神文靈繪巖書壁篆重譯而來四

面而致所謂書林藝府珍藏秘玩固千載一時之最盛者矣錢塘王子慶多聞而博覽以公卿之薦陳軺詣郡遂將汗竹犛玉之堂雌黄五雲之閣平生知交賀餞湍道余為備古今難逢之會以勸之

送陳養晦遠遊序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曰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丰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為沈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懽然與余和

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為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憮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鐫磨後生常自恨涉世太早故未亂而學未冠而遊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氣血盛時東南馳騖自許要不齷齪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則源欲為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晦輩以為戒而不願以相激發慕效自為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

拘儒愿夫朋友不出保社之間耳目才周於几席之内時
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為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昔者
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史遷駁
雜楚原馳騁而忌返揚雄汙穢而不慙皆蒙譏後來而自
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綻敝裘不惟
厲吾朝氣以盡荆吴齊魯之觀而已聞燕代之南汧隴之
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埋於博徒劍客者不可勝數吾將
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不足為吾事也以為

公當喜而强之而反咻我為余聞之為之心熱不自持葢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生平有高交友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為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以知養晦焉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自言超邁倜儻好遊之士所喜談山川城郭風物宫室技巧之奢麗可以動心盪目無過長安洛陽成都廣陵錢塘建業而成都長安以險遠不易至惟洛陽廣陵錢塘建業

平途順流一擬千里得用舟航輿騎代其跋履攀緣之勞故遊者以為便然士非有事於進取與其篤好雖錢塘有不暇至而况數百里數千里之逺乎鄉友鄭若晦與余同客錢塘之日久矣自其始遊臺閫之貴公方岳之名卿聞其才多禮致之而若晦每得餘閒即浮滄浪穿巉巖往來南北兩山間彌旬竟日若忘歸焉性喜作詩以江西葛處士慶龍為師得其法當意酣氣適信筆取紙自書山僧道人見之懽欣愛悅更下榻致饌食留

連不聽去用是盍無他人羇棲旅顇之絶憔悴之色已
而若晦輕裝別余云將改遊建業察其勢又若不止於
建業者為之驚喜過當夫建業固余舊遊相去三十年
殘儒遺老猶有能記憶不相忘者乎旦夕亦欲一詣廣
陵閩其蝗旱連年民居蕭然未敢舉足陝洛士大夫近
數數接之其人恢踈厚重稱其土風者也蜀道决不可
登人生何用必入蜀然後為名士耶因若晦行即道平
日雅素併以廣若晦之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遊以為恨自中原道開遊者響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所健羡未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六七輩相結約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黄冠思慕嵩高緱嶺踊躍既至其地而歸皆侈然以道自重問以所遇城郭富貴王公大人如目未嘗見葢其心不在是也先師仲尼之闕里在東魯今為兖州由吳越計之不過三千里而近

而人未有慕而遊焉何耶不為儒者姑所未論為儒者平居髙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縁飾或至詆浮屠老子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亢而為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雕鞍輕轂憧憧於燕趙宋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三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不暇哉以所為從事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無求於魯故也江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勇往余甚異而嘉之客有靳余曰子以為聖與之游理

所必應然乎夫今之為魯者非昔之為魯者也昔之魯也以夫子之教止行於一邦今夫子之書遍天下而郡國所在得設廟學建像祠則往往皆闕里也而子何魯之拘乎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遊魯余曰兹說是也而懼愈為遊嵩高五臺者笑也古之君子其身存而人為之式其閭表其鄉没而百世猶祭其社禮其邱隴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為風聲德義有以芘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芘我如天地存我如父

毋其甚盛美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辯博者亦未能為之辭也而諸人欲忘之乎苟諸人之不能忘則聖與之遊為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板他日戴星重趼以求速化乃方徘徊蹙縮為人之所不及是尤可嘉也

送方中全北行序

曩時江南士大夫去闗洛遠嘗患於難仕仕又必須材望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非官府公薦公卿通知

則不可必得往往塵埋竄伏沒世而無聞者多矣三國以來畫疆而求盡技而用始有閥閱名字班班見於史冊甚者牀堆珪組庭業槐棘一門數世連綿而不絶是何天之生材偏嗇於前而豐於後耶抑亦人物之顯晦時運之變通有適當其逢而不可知其然也新安之在江南以山為州儒其間者是不一族當貢舉法行時方君中全之先大父廣西公首以毛氏詩策名鄉書登集英之甲科既而君父令通議大夫建德使君復用孔氏

尚書為南宫進士第一於是新安道德詞章之士致通顯於時者雖多而語家世科目宦學能名必推方氏稱首銓改舉罷使君驅馳之倦既淡無宦情晚歲益貧落魄觴詠自娱以養其髙年來仕路比曩時闕洛又益加遠子孫浮沉里閈間闕往來侍養何敢出口言干禄事如是者積二十年余以事勢推之則前所云江南士大夫生於秦漢間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沉埋竄伏没世無聞者累千百計何足怪也而豈其理當然哉久

之中全一日過余而别曰存心今者行仕矣問何以行
何以仕曰吾親之名之貧之久不仕自中外諸貴僚舉
知而憐之於法上大夫得辟任子許授中士之秩幸而
公府予之吾庶幾其逢乎余曰是固官府之薦公卿之
知江南士大夫願焉而不得者也方氏家世宦學能名
其將復自中全始矣請以為賀復以為勉

送張叔夏西遊序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

之衣乘纖離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為承平故家貴游少年不翅也毋及強仕喪其行資則既牢落偃蹇嘗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西歸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遇而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為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沮然少焉飲酣

氣張取平生所自為樂府詞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髙情曠度不可褻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葢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髙曽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髙才詞客姜夔堯章孫李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為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才華如叔夏而窮甚於此者乎

六月初吉輕行過門云將改遊吴公子季札春申君之鄉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辭以為别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松江王月友嘗為余言其先人蟾客翁萬里入峨眉山遇異人得道歸而授其徒有林生順衢者以歲辛酉遊句容三茅之華陽洞所見竒花怪石飛臺涌殿之類莊嚴閃爍千態萬狀不可勝紀因辭師友去不知所終當是時月友作詩誇餞之及他士大夫詠歌從史歎慕者

甚衆而皆有世累不可往後四十年當大德庚子歲於是月友亦以其先人之道被聘北遊而能辭其官不拜歸錢塘城中閒居之日久矣一日忽過余别曰吾之奔馳泥途霜露間雖幸而少休每清晨良夜思之未嘗不媿於吾林生也今將泛太湖穿靈巖略毘陵抹朱方遂尋華陽洞而訪焉子亦盍有以餞我余駭而問之夫神仙之在人間世其理之有無不可知就令有之則必忠孝豪傑之士然後得焉顧寒暑饑渴衣食之欲不必皆

與人同而蹤跡浮沉顯晦自應去人不遠但人不得而窺之自余識月友見其論平生交遊至余所畏愛輒諄勤敦篤不間生死官階俸禄可以榮妻孥眩僮僕名為有識者猶或好之而談笑不以經意朱幡在前掉臂輕去麻鞋葛袍傲睨當世無枉求無詭譎以此榮其身雖塵埃市井烟火廬落何往而非華陽洞乎不然襟懐氣誼有一不自得將望華陽之雲霞草樹咫尺不得至至亦非吾所得有月友姑少徐徐何如月友茫然而思恍

然而喜曰吾非不解此然吾事不可止為子薄遊而歸幸萬一邂逅吾林生則亦以子語質之因書以為餞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古之所謂士大夫者少而學成於其身壯而材聞於其國及其老而無志於用則退而以其學師於其鄉是故有以一人而成千萬人之俗余自知讀書學文以至於今所聞見天下之士大夫略可以舉其操若今廬陵劉公其非斯人也乎哉夫江西數州之在東南自二百年

來常為文章議論之國廬陵之在江西數州常抗而先之若劉公則又抗廬陵而先之身在而世傳其書言出而人取以為法精神氣貌蕭然偃薄於一室之内而環其州千百里之儒者顛倒傾動雖其怨嫉正色而不敢議焉此豈苟而然哉羅君志仁壽可之居接劉公為不遹能以文得公之言而攜之遠遊於浙河之濵浙河之濵之人聞其為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愛之壽可又能自以其詩與文取知於人人叩之而不見其窮即之而不

見其嬌皆曰是宜為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愈益愛之愛
之則必有合壽可曰吾無意於合也吾之居吾鄉不為
無樂吾猶有垂白之親吾所為僕僕而來者向也吾之
至於斯也而不得盡其交遊吾求以盡之今盡矣吾歸
也吾無意於合也余愛其言握其手而告之曰壽可賢
乎益壽可劉公客余亦劉公客余不敢不盡於壽可為
壽可誄凡壽可所自道皆是也竊有以廣壽可人之不
得安於其居遠父母棄墳墓而出者非獨以盡交也亦

以學也其為吏與商賈也不與焉壽可之遊將以盡交乎誠已少足矣抑以學則子之鄉既有劉公而復求劉公於他人之鄉乎子歸而竟其學學至於劉公之年子之鄉有學子者如子之學劉公矣譬若宗子之子復將為宗不亦善乎而為壽可謀之乎雖然學必一於道壽可盛年而時時學於孔子之外不可也若劉公學成而及之可也所謂小德出入者也然亦不可不慎也壽可之歸也亦以請之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葉茂叔之淮安序

人性之弛張麗凉通塞無不各緣於其土俗之所近故齊魯多經生而趙魏饒壯士非齊魯無壯士趙魏無經生也舉其多者論耳天下名山大川一一起從西北其紆夷演迤至於長淮之廣衺沃美不耕而善植少寒而耐居士大夫嚴莊重戴琴劒詩禮雍容喜功名謹然諾以為俗余嘗官學經從見東南交遊中有質直寡言不事奔謁諂媚談謔者望而知敬其為淮客也兵興以來

幾三十年加之以連歲旱蝗饑饉而民不移業士不廢學非天之所資者厚而然耶高郵葉茂叔以名家良儒為正於淮安學余既稔與之善而需余言不已嗟乎茂叔徙而推毋以見多者取足於已乎哉人有成言自知之為明自勝之謂强茂叔之職今非止於自知自勝而已也至淮安亦披胸傾臆盡出其藴為同業者講焉要必有覼者茂叔其以余言為然哉

剡源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貢生臣黄嵩齡

剡源文集卷十四　　元　戴表元　撰

序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時甘泉近臣秉絁而致詞瀛洲仙官揚鑣而先途友朋星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

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修苦學於隠約之中蓬門緼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饑凍抗則日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巖永夜聲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為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乗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孚高卧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鴈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

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過矣强飲水者以茗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强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沉湎醉極而亂習熟之久益有初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途方開紛華嗜慾可以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沉湎斗石而亂也哉古之

論人也自弱冠而强以至於老老之為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源戴表元序

送貢仲璋序

天之生材猶地之産物隨其風氣土性雖窮厓僻谷海遠野陋之處無不有焉然而非常之珍希有之玩口不能自言足不能自運往往埋藏伏匿積千百年而不得一日之遇而砉丹絺漆貝毛箘栝尋常瑣細之蓄在於

國容庭實不盡得之亦不足以備物而況於秀人奇士懐不可虚之藝而逢不可失之時者乎大江之南民㓗多者以約計之郡不下三十萬男子幸而為儒者居千之一而幸能以名字自通於上以取榮禄顯仕者居萬之一其選可謂至艱而得之可謂勞矣於萬一之中鈍墮慚憊自棄者又所不算貢君仲璋以儒隱宣城南漪湖上余嘗遇之覯其居家厚待鄉順怡親悌長隆師敬客而餘暇攻問學治文詞種種不麗於流俗然亦竊怪

其天資疏通爽邁可以用世而若未有所營者既而有司次第其庠序歲月之勞以名聞於中都而將授之以郡博士之秩前所謂甚艱且勞之選既可以安坐而得一日囊粮秣騎滕𦩘簑筆翩翩然告余以遠役曰奎生三十有一年矣平居讀古傳記見才名氣燄士必快慕之令縱不得如洛賈生蜀司馬長卿吳陸士衡即取印綬節傳為左右侍從言論之臣尚當賦兩都三大禮獻太平十二策遇則拱摩青霄不遇則歸耕白雲安能浮

沉泄忍為常流凡儕而已乎余聞其言而壮之益夜光明月干將鏌鋣之氣將辭塵沙脱垢壤以發祥於時騰驤閃爍勢不可止如余之徒則鈍惰慚𢚩自棄徃願為砮丹絺錬貝毛箘栝而亦不可得也人之賢不肖相去若是遠哉嚴裝在途酒酣氣傾書以為別

送曹士弘序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秘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

欝欝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衒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慙面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亦英爽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略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迂廢髙卧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遊從日以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

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焉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為多余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愀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髙裁多風聲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常數數為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為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窮老不可出戶

閭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弘士弘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不獨知士弘又因知士弘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謂不獲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戲誠美哉已亥三月士弘揖選省戸下倦遊將西須一言以處别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弘而盛意不可虚辱獨叙平生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弘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弘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吴州判還番昜詩序

至大改元之秋七月州判官吴侯熈載秩滿將還番昜州之士大夫相與祖送於西津之門既而私相與言曰侯之來奉化三年民安其清吏慴其明而吾徒敬其文雖侯之才其槩於吾州如大庭之治小俎幾不足勞者而出其緒餘不可測之智不可干之威不可窮之辨不可欺之政已足以聳動其僚而為惠於吾人亦已厚矣故當抗旌結轍指揮詰斥風迅雨疾諸葛公之部伍位

置取諸具胸中而措之也及乎藏鋒歛穎韜潛謹飭氷淳矢直邴曼容之浮沉小官潔身寡過而求自免也迨至端毫振櫝周遭整刷春旋樞撥陶士行之勤勞筋體願有所儲以待用而不敢惰也嗚呼吴侯持盈而來奉初而還權雖薄俯仰無所怍禄雖畱身名無所辱視同時前後得志不得志蒙瑕裹玷有幸全者有能若侯之浩然去就之間乎於是代者未至浙東都刺史按州大黜汰襃勸甄侯行能委以讞核符移叢湊侯意亦以願

有所激厲而官期滿矣乃相率作為詩歌以發其未盡之志以樂侯之行而慰州人之思也昔者桐鄉遺愛踰於家祀襄陽耆舊兼載名宦令而後吾州父兄子弟見山川草木誦侯之篇章經池臺館舍想侯之為人自不能以忘侯抑侯之去吾州其能以遂無情耶其年八月朔日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之人有視其世為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

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隕蝕生人以來為衣冠為血肉為君臣為鬼蜮興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泰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貸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慼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盍推其遠

者易為理處其近者難為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如白首下邑仕違其時不矯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為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特久悵悵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如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子兄弟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修簒縢約噭篋戒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者噫嗚唏嘘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時常有如此者乎

余家世剡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强法當傭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為歸亦值其窮者宦學可息合併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强志以光晚景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遡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

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余為之序

送老甘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忽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依賴然後

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為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强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宫即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蒼雅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邃密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竒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淑得之而倘佯山林鄙棄科目其動

心忍性之日亦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常還往皆敬

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評中立非

氣昏志阻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

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

戶俟著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虛有禄位而

期頤婆娑黃金輿馬淹淹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

不遠甚哉

送宋吾省序

始余讀史記見蘓季子出遊時洛陽人舉唾之以為捨本業而事游説非其土俗韓淮陰無鄉曲之譽不得推擇為吏遂去竄於俠徒嘆曰此猶先王之遺澤也當其時使有權力氣誼者一人焉能時其緩急而馴養其才技以為良能則二子必不至但如今日之所驚異然二子非更困苦險厄何由肯自激發將終身俯伏民伍而已以此知往古士大夫所為多才而寡過者非賦性之異亦有以成就之也信之為州以余所知名賢比比而

有渡江來中原故老無不抱恨長息於此故其俗敦儒而喜義慕名髙而重客施鉛山宋吾省自予之息肩無一日不相往來葢家世為儒久矣嘗以其文藝受知於名僚貴將强之出因浮沉斗食佐史間不出鄉而養親結友之事粗足是既能清純自重而秩滿當調後無以自拔此非有權力氣誼者之責而誰乎吾聞吾省天資蕭爽居財殊不吝澀其與於人已多人不當為吾省惜屬有行役為略書所聞於古近之故贈之且以為吾黨

勸焉

贈子貞編修序

天地之氣發於山川風土其雄深渾厚平原鉅野洪河喬岳之類往往皆在西北而枝條餘委散之為清纖峭麗奇偉瑰秀若康廬九華桂林天姥瀟湘彭蠡若耶釆石之勝皆在東南豈惟山川風土為然世之君子詮量人之才性氣質亦或以相擬是故有適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碩儒强志力學之士則不係於是故太史公生

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稍長大即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以廣其記覽吳公子季札雖早習文學而不憚北遊齊晉魯衛諸國日與賢士大夫講論以求去其陋固葢不以生而受焉為足而他復有以成之耶余之狷愚生於窮海之濵長於憂患而漸老於貧賤其足跡之所經遠不踰荆近不跨越其耳目所悉不過尋常轂轂之内無異通解其平生從遊則又可相高者既不吾屑卑下者吾亦不屑之是真自棄而無望於斯世矣獨

時時俯仰方册見六合外事及間接古名賢人晤語如搔癢沃熱聊復少自快意而已庚子之夏有中都官敝鞹鷫鸘繼過余錢塘逆旅揖之氣温而貌嚴叩其談引古今繩墨灑灑然數千百言不止質其居居東平諗其官太史氏之屬請其姓氏曹君子貞也余驚喜願交之从而讀其文屬辭莊屈之潔析理孟荀之達而比事左班之覈也噫嘻若子貞者非余之所當朝親夕習以求成其才性氣質之不足者乎抑余之願交子貞知子貞之

於余亦有不能忘情者焉而為子貞難為余易也何也余之狷愚長於憂患而老於貧賤者也陂渠之水瀦之以自濡雖亢旱猶可後洄注而決諸遠則不如天雨之澤徹服處廬巷人皆異之徙而居高指目多矣愚之狷愚瀦陂渠處閭巷之類也若子貞之道方當行遠其勢不登高不止而安得不謂之勞於余哉雖然子貞之勞猶能成余余非能成子貞者子貞家有賢父兄而所居東平今為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子

貞往而試以余言諗焉無必豐於名必豐於其所可名無必充於其欲必充於其所可欲徐行而敏視多藏而善出是其學也尙庶幾乎異於今人之所謂學矣子貞曰唯唯因以為序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為材之意而世之闒茸晦眛者托而逃焉嗚呼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茍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

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陷而入水火今曰我之耳不願為聰我之目不願為明其不為癈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蠲蟻明不至於燭淵魚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為不美而不為也畜馬願其善走畜駒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駒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騍割之銛而寧得土馬木駒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谿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為江南名卿緣桑梓故每與余評騭古近人物以為士之生世誠不

可無材益當時方以閥閱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即拔援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之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沉談笑羣衆中不失繩墨則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寒遠實用所長取知於人寸量尺叙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没二十年家單仕絶四壁不立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澌

共盡而其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遇宣城校官字彦實者於杭問之先大夫乃東發翁也行藏本末無不習問之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至於雄篇雅章機春轂奔奇闓異解蹊通部屬一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而家庭之所成者然耶以斯人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令即用材又可得無耶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事也如無材然彦實之斂與馬惟謹毋使人畏其銛且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回宣城見王敬叔兄

弟尤余所材也亦以質之是歲五月既望

送龔子敬序

大江之南土連吳荆當春秋時能以言詞問學通名中原者謂之奇人漢晉以來弓旌之聘軒輶之傳無日不至山亭野郭間由是功名馳驟之路繁而隱逸稀矣夫豈惟人物懸絶如是凡壤地所生名材異實犀魚孔翠鮫絨火浣之幣空行人語之畜形容不經見於前世者無不爭先自獻以充明堂之職貢豈造物者固使之然而勢不容不然

耶近日之江南又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科舉科舉不足論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晋諸所以取之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且羣詆族誹之惟丹陽龔子敬過予與之商略此事犁然有當予之心者葢子敬之學淹通而縝實據古而少尤令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為名公卿賢師帥童丱之年珩璜耳習龜組目饜及今春秋䍐盛乃方從於大夫馬後欲觀上國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

見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産儒者浮沉里巷居常自諉不見用故每事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别異於餘子言游之絃歌也而慕之者復為魯恭卓茂虙平之詞賦也而慕之者復為子雲相如以風土評論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為江南吾黨一出亦使四方諸人有所慕學於家庭談於庠校者非空言矣余雖不能尚攘臂企趾為子敬助喜

贈相士歐陽生序

壬申歲余始自杭歸鄞識長沙歐陽生於鄞侯劉朝奉席中歐陽生善相人人之欲問歐陽生者爭慕先得之越疆而招排闥而迎幸且至則修衣冠振顏容候其一言以為窮達當是時歐陽生之裝未解而他候其門者已若干人矣既而亦從劉侯來謁予予驚而問焉歐陽生曰不然吾技人也吾之技以達許人而心之所不賢多於術之所取者不可勝道也以窮許人而心之所賢多於術之所黜者亦不可勝道也用此雖屢許人人不

以為夸而術嘗不敗余深異之以為生非技人也其言近於有道之言也自是相濶十五年余以憂患困絶傭書於鄞而生適復來當是時鄞之人舊識生者皆無存者往往病癈失業求昔之所依以為光華如劉侯之徒安可得哉人皆為生悲而生夷然不傷於懐不惟言談趣尚内若有得乃其旅力趨鏘矍鑠比於劉侯之席輕健似復過之嗟夫歐陽生真非技人乎哉真吾所謂近於有道者乎哉吾聞古之善道術者若巫咸之於卜

扁鵲之於醫皆能相人得其道而不善用者為京房郭璞生其毋數數於行乎生之來杭有學士張鄧二君皆因之以書余未有以復也生歸杭先以是似之

##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歷躔度去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徼名逐利者甚衆大抵重簾複肆業愈售則愈貴重不可褻有歐陽可山栖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壚設案席夜即篝燈露談市中余間往聽

之術與衆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尅制化之説士大夫既相駭惑而衆星翁亦共排斥之以為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能强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説也余遊戲猶記其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况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髙下例以五行生尅制化為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合於算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驚嘆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

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摩其禍後當如彼其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屨舄所經裹囊握券以候之叩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父於余為同産兄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為覆車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窶廢沮卒能使人尊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為乃獨不然因為遂書所見勵生且以自勵云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

余兒時聞江南山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有鄉丈人趙君蹲字立道年三十以閥閱辭翰志節當得美仕一日棄其家佯狂出門而逃家人莫知所之也徧國中物色不能得一老嫗云是子他日數言三茅試依其言求之使人至三茅夜半見一燈熒林薄閒穴窓窺之果趙君即不敢驚問明日益以數輩破産挾持登車趙君不果逃然歸家無一日不戀念三茅怨其家奪其志曰必殺

我竟以此怏怏得疾余嘗疑之趙君非佯狂迷惑者其意殆與韓退之登華山不返事相類耳人仕宦妻子豈無足樂必其山陵丘壑烟霞水石之適什伯千萬相遠於此然後輕性命而求之古之達人竒士一牽於世故欲有所建立則不暇得而偶念之者又耳目隅遠知之不深或知之雖深而制於累窘於力與不暇知等耳故如趙君之捐身行志世人往往驚駭以為怪事必若神仙隱逸方外之流無仕宦妻子世故於心然後有暇而

深知之余未三十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三茅之鄉望其山而不得入竊有愧焉癸巳之歲於是年五十衰憊退惰無復四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鄉城問之自三茅來欣欣然令人有駕青牛騎黃鵠之想而公度方以名字通籍金闕平生學力諸貴人頗有知之者則三茅雖佳將亦非公度所得有嗟乎異哉夫三茅之於世有非蓬萊崑崙方壺圓嶠如道家所言之恍惚難至也而求之不能得得之者不能有是豈不係於人哉

公度勉之歸掃其故居余遲十年之力俟諸兒勝門戶當杖藜芒屨訪君於東岡西澗之間尚未晚也

送郭以南為道士北遊序

天地清明純厚之氣鍾而為聖賢於世使之自養而養人者皆具是亦可謂幸矣而世不可以數數遇也於是乎磔裂四出散而為異人奇士沉埋隱伏於山林巖穴之間大之或有時而名世而小之亦能為髙以矯俗吾觀古之崆峒鬼谷之徒蹤跡嶢峭言行詭譎往往皆是

而李唐以來數百年中雖以賀知章姜公輔鄭遨之高才絶識動輒離家棄俗俛首去為黄冠師大丈夫至於不得行其所欲而縱横恣睢無以自制何往而不可寄其身哉永嘉異時為公卿淵府一閧之聚十朱九紫郭君以南於其中以明經崛强自負朝遊嚴徐之庭夕造金張之邸無不獲者年運而老憯然不免有霜露憂則投章甫裂逢掖遂一往為老子役若終身焉既又憧憧然有嘯蘇門棲崧高遊涿鹿之想人皆疑之余獨奇之

以南者葢余所云縱橫恣睢無以自制焉者也資之自養既不足求之養人亦不能有餘焉者也雖然以南儒者也儒者之道行如龍藏如龜夫龜惟不食於人故能全其生龍出而噓百川雨八荒其去也人不得而知之以南去而簡其資之以為食者慎其見求於人者其行也其藏也雖微老子其誰曰不宜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人惟負超曠逖遠之志者必有事乎遊然而入焉不能

無累於身出焉不能無以累於人則雖善遊者吾猶病焉斯二累咸去矣徒遊而不得其所為遊則雖胝行喝走役役於道途之間祇自斃耳鄞為東南斗絶之處壤地相接而山之最名者曰天台曰鴈蕩生東南不得一至焉以為闕故凡懐章之吏彈鋏之客莫不顧睨軒舉指為先登他日羣而質之得至者十無二三焉是非有遐疆絶壤之隔也亦非有其志皆不足以為也以吏遊者以吏累身以客遊者以客累於人故非惟不能深知

之或知之而不暇踐也惟夫浮屠氏之徒意往而輒至樂極而如忘彼其捐父母棄親戚視吾世如附贅懸疣而不之省也糧糗不待須而給役使不待具而佚將何行不可遂而況二山之犬牙吾邦乎是故非吾徒之所能然也雖然為彼之遊則易然為彼之遊而卒無得猶無遊也慶上人告余行將略天台而窺於鴈蕩也問其故曰吾志於是久矣日吾有母養不得出今則鄉之戶部陳公適為其州焉夫慶上人之遊賢於他浮屠矣陳

公又天下之端直愽毅君子也子行矣必有以教子矣斯遊其庶幾有得乎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人之情莫適乎得其所欲耳目之適於遊心體之適於居尤人之甚欲者也然至於權足為力足行而有得有不得焉而後可以言命昔者嘗怪齊景公以賢諸侯欲一觀轉附朝儛而其臣有流連荒亡之諷謝康樂韓吏部以名士大夫一欲臨山出海一欲離家棲華山而諸

人驚惶駭愕防之如觸禁犯毒乃若山林避世枯寂之徒輕裝徒步欲行而行欲留而留略造意即得縱恣於所如人情之踈通滞碍果各異其逢哉東南之山卓然以名跡著聞於人人所慕遊者不過二三十里道之相錯遠近不過數千由浙人言之雲門最有名最近彼其左台右剡前沃洲後天姥遊者宜不可緩他日諗其人百不能一二至有覺恩上人字以仁自四明脱髪即往居之為上人喜上人曰吾何為拘拘於此肩一簦緣石

橋循鴈蕩出金華洞過天目拂靈巖虎邱浮金焦仰鍾阜沿灊皖投匡廬二林久之略大小孤挹九華窮其勢遂將摩洞庭跨巫峽歷峨眉望崑崙然後返豫章經衡岳縱觀於蒼梧之野無難也己亥秋忽相逢西湖南屏山下曰吾遊倦矣吾思之使吾有以自適雖居雲門可以遺吾老無所適雖日遊萬驛未見多賢於吾雲門者徒勞苦耳吾行天下有詩累百首平生髙交友滿江海今亦不掛念顧歸而見雲門花草樹石皆吾飲食臭味

見雲門風林湍瀨皆吾聲音𧄍玩見雲門烟霞天露皆吾囊橐儲餱見雲門禽蟲魚鼈皆吾過從還往外此吾何求乎而復何恨嗚呼噫嘻窮人世之適有甚於上人之行留無滯碍者乎上人之得於天也厚過於人也亦云遠矣若余之區區固非有封疆之責軒紱之累所居去雲門東無十舍鳥道一宿可至秋髙山中熱時上人為我取葛翁泉釀酒列酌数行蕩濯五臟昏垢遂與上人尋大令之故蹤歌徹公之遺篇陶陶乎囂囂乎喜而

遊憊而休不亦可乎上人胡盧而歎余亦覼縷而書以為之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巖岷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欝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卿夸侈靡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為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為樂庚子之

春有越僧儀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貌甚慈辭甚文氣甚肅曰吾將北遊余聞而異之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遊無所願於彼葢吾居越吾於是泊然草衣木食而已矣長能遊遊南天竺視南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剎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焦然為之五年而山麃然然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徙餘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餘姚山中耳顧為瀑布則有瀑布事瀑布有當北遊者吾以為如瀑布遊且吾聞薊邱

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焉因得一寄目以攄吾懷則亦幸甚而吾何知所誘而君復何所見而異乎於是余為之懭悦自失不獨悔余言之淺且益信夫世外自有所謂曠達知道之士而真不在深藏固閉以為高也於其行書之以為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朱開伯承孫在吾鄉為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已已之歲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往問識朱開伯

乎則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其先出宜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愧赧羞伏知其學之陋也葢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漢時名邑者為吏而有徳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年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徽公新仲遂為鄞人紫徽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内聞公之風猶師慕之况其辱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胥及其樹及其屋烏况

其子孫乎表元既感於同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浹時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末可攷不誣獨以父兄樸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於爭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表元得一官則失仕開伯亦抱會稽之牒而居惘惘焉窮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天台山中拔之歸鄞久之益困謀居浙河之西又不可則遷而歸爲石

又謀還剡以開伯之舊也往別之及門見開伯方儼然負其齊衰絰失聲而哭其母卻立俟其氣定問之開伯咽而言狀既而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為吾來者問能歛乎曰幸歛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葬問有以殯乎曰吾哭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為子之喪者乎曰吾鮮兄弟也而孰為之喪問有賻乎曰吾羇旅之人也而孰為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曰若是固朋友之職也為之留行而圖之為之經紀為

之告於人而人不知戚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苟以其力致之者無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者無不集也天下之人苟以其巳動之者無不應也今夫端居而簡重守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嚴其親之終力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之先之居於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禮義之邦有周於德而恤人之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車葢過子之門者其先人皆紫微公故

所等夷者也且子惟不願知於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而求焉而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子於不孝也禮義之責有所歸矣開伯曰吾心悴悴然安能為之辭於是退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開伯者以為之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物之能為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羣鳥從之以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

有異鳥而其羣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異之也故其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以能為宗庚午歲楊子江漁人網江得大龜長一尋積之以進蓄水聚小魚千百積中魚凑集龜口旁若拱伏聽令不敢言兒童强徙魚置遠處終凑集拱伏如初禹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考之良近然注家説大龜纔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遇於漁人之積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

孔孟荀韓之於儒其當為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遊者去來之大畧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去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翹翹然欲見異以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己道推而同諸人耳而柰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原流俗楊朱墨翟釋老之同烏鳶蛇蚓之同也羣然而飛羣然而遊又羣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

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實者為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為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為吾道吾類懼焉鉛山王亦詵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余書此説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太學第一清修博學高文章亦銑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諗之何如大德乙亥歲十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古之用人者權尊而法疎權尊則易取人法疎則人得以盡其材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薛宣有欲吏朱雲之嗟而桓温亦以能客孟嘉為善然初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與銓格密其說先裁之以中人以下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以至江南異時自通

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不陋而人情往往不難於為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趦趄畏赧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史句稽剖析之類而師儒之職有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係乎其人之自為之歟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志有志節者或耻為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

子歲吳楚閩越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其闕升府俾宰士捧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為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衢之江山焉江山固衢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覧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閩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為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

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唯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合天下之官自宰相第而下之至官於縣而卑止矣合一縣之官自其長第而下之曰宰曰丞曰主簿曰尉曰巡徼而卑止矣然尉與巡徼雖居主簿下而其職專權行勢伸若不與縣相混主簿雖尊於尉與巡徼而職不專權不行勢不伸勞多而責先處下而辱近故有志節者或憚為之昔者余與友人鄭炎南仲相遇於吳楚之

閭每酒酣談論此事南仲於時慷慨喜功名不免有干祿意則為數數歎息不置南仲本閩中佳士年甫冠屢用其長技角於有司屢為數萬人舉首又進為國子生文譽益震至是諸公頗有知而薦之者竟用其力得湖學教授南仲喜曰吾不能忘祿而為此然幸而得免於前者之歎及既為湖學南仲不惟能自軒奮不失已而已及大僚貴客東南行者皆輟車屏從先顧納交於其門於是人之慕南仲者若蛻塵而仙簿書箠楚之吏欲

為南仲而不得者若坐重淵而仰青天南仲益自喜為之數年於法不得不調再謁於天官而有昌化之拜嗟乎南仲今日復欲翺翔嘯詠洋洋然以儒者自命如前日湖學得乎於是人皆復為南仲歎而南仲亦不能釋然以問於余余曰南仲無歎也南仲前後所居官異而南仲之所自為一也前日之大僚貴客願交於南仲者亦非必其以官也今之所見勞多而辱近有尉與巡徼之不如者其官之卑而非南仲之所自為也南仲行矣

毋以誘遷毋以脅阻余聞昌化山水之窟風淳而土美
士大夫非樂靜慕竒者不至將有憐子之才而援子於
窮遠者如湖學之知子者矣南仲平生同志者遂各為
歌詩以壯南仲而謂余與南仲最舊也屬以為序

送謝仲潛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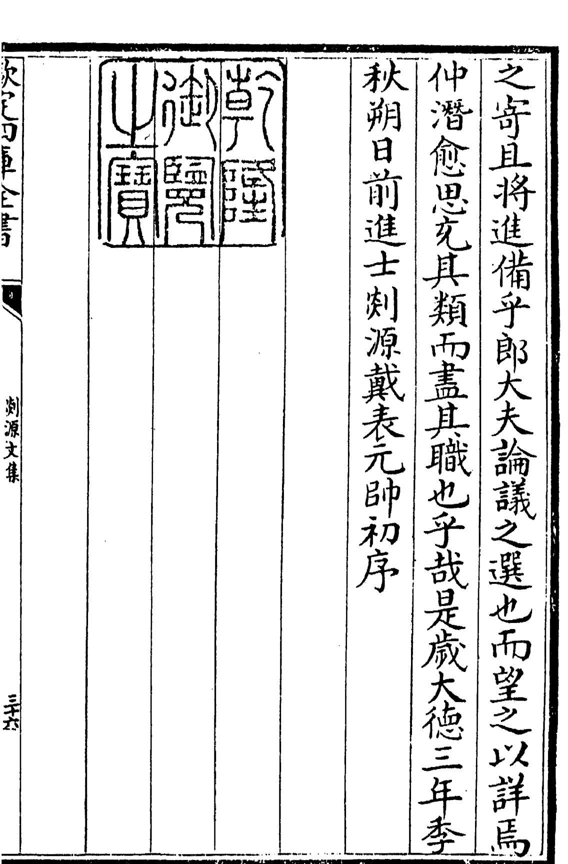
始余以文學掾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辭
每出難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鼔舞抑揚之
同時執簡數百人有謝仲潛常在䲮甲中余愛其材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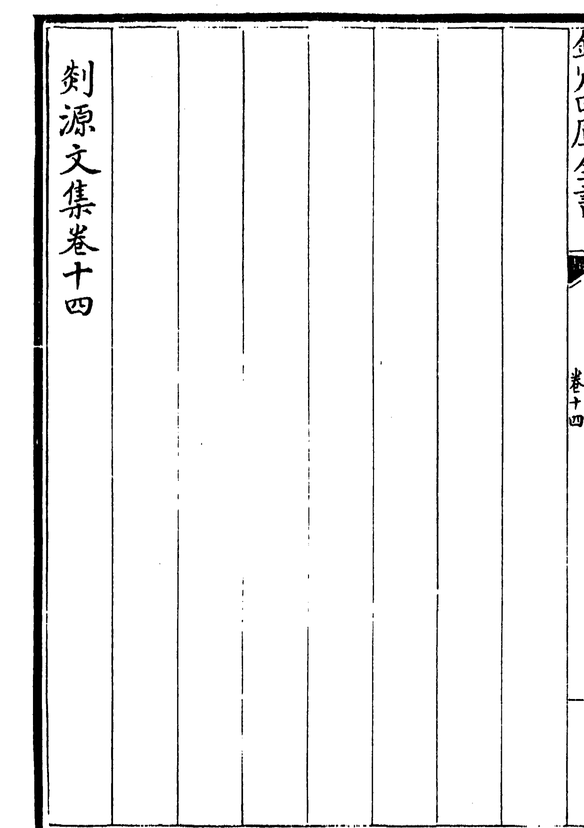
未嘗不期其成也别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授徒於是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辯縱横輒畏縮如不勝況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禮貌舊老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於庠校間待以賓客不用官府法為之喜甚己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者滿以謁來見余余延坐問之葢仲潛也曰自契濶來一日不廢學愁益更事諸變故寒濕暑爀較前為諸生時意氣亦不復有其俯仰升斗之禄直欲少

避啬夫亭長訶辱耳故邂逅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嗟乎仲潛乎始余愛仲潛尚不過相期文墨几案間事由今想之科舉子略有器業者之所能辦不見二十五年乃能涵養成就至此充仲潛之志所欲為與儒者之職所當為世上何有紀極而紛紛乎孰非與吾同類者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名德可以臨接我者吾父兄類也吾周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年輩推讓於我者吾子弟

類也吾柔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且不可皆與父兄子弟也而不幸饑渇寒暑之情若待我而獲者吾比隣里巷知識類也吾憂之居也則曰吾必有以為之教也行也則曰吾必有以為之政也嗟乎仲潜乎儒者區區之一身而何以當衆人紛紛之求乎古法四十而禄五十而爵年愈髙仕愈貴者人之望之愈詳顧余之賤且衰已非世所齒及幸甞愛仲潜而期之而仲潜亦幸不負余之知也故於其去吳江而將受民社

之寄且將進備乎郎大夫論議之選也而望之以詳焉仲潛愈思充其類而盡其職也乎哉是歲大德三年季秋朔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剡源文集卷十四